文谷集 十三

書牘

共十三

文谷集卷之二十七目録

書牘二十四首

上尤齋
上尤齋
上尤齋别紙
上尤齋别紙
上尤齋
上尤齋
上尤齋
上尤齋
上尤齋
上尤齋

文谷集卷之二十七

書牘 二十四首

上尤齋 戊申

孤哀幼失所恃鞠於外氏歲己卯寄寓原州方先祖遯于嶺南使舍伯書九容四勿以寄之手書以詔曰朝夕觀之念念不忘是余望也孤哀時年過就傅稚眛無所識知及其稍長猶習於嬉放不能有所體行又不幸而驟竊名位風埃乾沒拋却數十年光陰其不爲醉生夢死者幾希無以仰副先祖期望之意之萬一到今酷罹巨創孑然孤露俯仰人世更無餘念

而每於墓廬展省之餘追惟先訓回顧半生不覺怵然以懼愾然以傷非獨爲霜露之感也仍念先祖平生言行一以持敬爲主伊時擧斯二者以勉於孤哀者其意似非偶然而有孫如此終爲怠棄之歸深懼至痛死不可追迨此一息未滅之前如欲奮厲自新以少贖其罪愆則誠不可以他求玆以九四名齋庶幾顧名思義不至墜失雖有日暮途遠之嘆亦猶愈於昧行終夜者耶於此而又得閤下一言以教之其於開發昏蔀爲益益大矣顧此斬疚之中乞文闡述有不敢焉第暴其衷素如右非欲文之顧有以警焉

如不以爲不可幸賜頂門一鍼俾賴以喚醒何如

上尤齋問目 己酉

退溪先生曰練後雖止朝夕哭晨昏當展拜几筵此一段編入於新增喪禮備要小祥條而沙溪先生答人問又以爲以朱子說觀之三年內有常侍之義朝夕參拜亦未知其如何更詳之二說差有異同未知宜何所適從耶若以展拜爲違於常侍之義則旣輟朝夕哭之後更無他可行之禮否

三年內上塜則哭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孤哀輩每到墓廬朝夕上塜哭臨日以爲常盖以在家侍几筵

則有朝夕哭與朝夕上食之哭而獨於墓下無朝夕展省之節情有所不忍故也近閱退溪集門人問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塚哭臨此亦止乎退溪答以晨昏哭塚本爲非禮況彀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看來不覺瞿然朝夕攀柏小學所載退溪之若是嚴斥者抑何意耶若如此論則練後雖上塚亦不當哭耶

禮云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其意以爲居重喪而吊哭於人哀在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吊爲矯僞也吊哭則固然矣至於親舊遭喪書疏相慰亦有此

嫌否抑或有間於吊哭耶世俗率多行之者未知如何

家禮陳饌飯右羹左誠未曉其意義重峰先生以生死異設爲無所據沙溪先生亦以爲然而又謂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異議者何耶退溪曰時祭右陳神道尚右故也今人以飯右羹左爲左設飯左羹右爲右設沙溪所謂左設亦如此而退溪謂之右陳者豈以飯右爲主而然耶若如退溪之說則飯右羹左果合於尚右之義耶

上尤齋問目

練後叅拜從李先生説謹聞命矣第念朝夕哭本無
拜禮盖以三年內常侍几筵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
故也沙溪所引朱子之說其意亦出於此其爲常侍
則練前練後一也而及止朝夕哭遽行叅拜之禮此
與入廟後晨謁似異亦有違於朱子不死其親之訓
如何如何然猶爲彼善於此否
又嘗聞退溪以朝夕哭奠爲一事以卒哭後猶朝夕
哭與小祥後止朝夕哭之哭並認爲上食哭云據此
則其所謂練後止朝夕哭晨昏展拜云者未免有所
逕庭竊不能無惑伏乞明以申諭

家禮云卒哭䟽食水飮禮記云小祥飮水漿所謂水飮與水漿抑有異耶

上尤齋 丙辰

壽恒自早歲盖嘗不無向學之志而顧其才凡志慵少學於家庭旣無以自發於擩染之餘又無明師强輔提撕麗澤之助不能一日實用功力然其心則顧未嘗一日忘此事也不幸早出世路又爲浮名所纏縛汩汩風埃者數十年于玆矣旣無絲毫有裨於
國家而顧其事爲之間尤悔山積其不爲醉生夢死者幾希雖曰其心不忘其誰信之每一反顧只增懍

惕令幸得蒙　恩譴屏居窮寂欲乘此閒靜收拾身心尋繹書冊粗窺古人之糟粕以酬宿志以圖新功而但本以庸下之質未免有日暮途遠之歎陳后山詩所謂晩知書畫眞有益却恐歲月來無多其言誠有味書畫尚然況其大於此者乎厭煩趨約固是學者之大患而今壽恒精力已覺不逮欲汎濫博極以爲約禮之本則恐非所能亦恐終爲壽陵之步何以則可能得其徑而入其門耶伏想執事必不以旣往之迷而靳其指南之導伏望因便一賜謦欬以爲終身服行之地豈勝幸甚晦菴全書雖嘗窺其面目有

同堂泮不得以卒業矣來此適借得一帙在案方欲繙閱而以小生聰明誠有當年不能究之患畢竟難瑩其受用是可懼也昔黃霸與夏侯勝並繫獄中受夏侯尚書尚有朝聞夕死之言則小生雖面墻區區願學之誠不下於人若得執事一言之誨何翅朝夕於函丈而今日之狼狽顛頓在小生幸也非不幸也伏惟財諒而進退之

上尤齋

林涑便後一向不復聞問徂歲駸駸已流火矣每聽蟬聲益不堪戀德之私不意三山人專至齋致手教

披復拜慰忽不知嶺海之阻也今夏歆艷殆不可過
竊想火維蒸鑠彼此同然而况於栫棘扃鎖之中耶
區區馳慕誠有不能自已者矣然十年瘴烟面如紅
玉淸虛子之所能豈以執事而不能於此哉用是恃
以無憂耳夏初南生有昌過此云將躬造函丈託一
書上問兼以先墓文字一二所疑隨見仰禀矣迄今
尚阻關聽豈南生有故濡滯而然耶殊用嘆訝數日
前又於鼇山遞中附候未知果不如前書否也伯丈
碣文中一段承教添改而此外數處亦有繁冗可改
者並錄別紙以呈仰竢財商遠道往復未易可改與

未敢直加塗抹不必更煩俯詢也側聞 慈聖違豫之候既危而遄復聳抃難狀可驗 宗社靈長之福也小生春夏以來病不去身唯以呻痛遣日因此昏惰益甚雖不敢抛廢簡册而頓無接續進益之功如此而可望其有就耶每誦蒙莊聞道雖晩以拙補勤之語不覺有愧色也最是開卷有疑無可叩質尤有擿埴之嘆竊聞執事方劄釋朱子書未知今至第幾編此誠嘉惠後學之一大事甚幸甚幸無由進承緒論只增渴仰而已千萬非泓潁可旣伏惟下諒

上尤齋

朱夫子答曾立之書論元祐諸公事有曰若其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學問之道所以變化氣質而朱子之言如此豈有所激而發耶竊恐後學驟看便謂大賢猶如此氣質之病非學問之功所可變以此爲自畫之地也伏望特下一轉語以祛其惑何如

上尤齋別紙 丁巳

先墓文字前後所禀質並蒙一一攷定以惠自此可以滿願無憾矣感銘肌骨誠不知攸謝也但末端不

肖兄弟名下所係之語不可不改之意曾已備悉仰㬥而猶未蒙印可尤增悚𧹞第有終不敢自安者先曾祖都正府君誌文即象村申相公所譔也其中稱述先祖兄弟之辭初則曰某某公文章德望冠冕一世云云先祖以其語意過重極請刪去而象村不肯至其屢懇則改之曰令聞令望羽儀朝端而其意難於全刪故先祖雖不得固請猶以此爲不安矣今此下語之猥重比之象村所稱述於先祖者不翅倍之而不肖輩晏然承當若固有之則非唯大愧於私心豈不爲忝先之歸乎使他人聞之亦恐爲累於執事

非細故也凡此所陳實出肝膈伏乞更加參量毋靳刪改千萬幸甚

前後誨諭委曲勤摯不翅若致身函丈之側親承面命有以見不鄙之盛心也自今佩服乎斯得以卒免小人之歸則爲賜大矣第念壽恒氣質浮淺見識窒暗其於道體大原不敢望其窺得一斑而區區之志唯欲從事簡策以收檢身心且就日用切近處省察飭礪庶幾免於大過而已少讀四子詩書而未免涉獵忽略有書自書人自人之患近方更讀論語便覺意味比向時自別孟子庸學亦將以次理繹而顧此

精力日退工夫多間每誦朱夫子書中年運易徃時不待人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之語不覺凜然以懼也朱子全書常常循覽而猶未能熟讀淹貫是用歉然且其中疑晦甚多而無可考質尤有孤陋之嘆曾聞有劄録之事竊自欣幸亦不但爲私也及承回教固知出於撝謙之過而第惟執事行道濟時之志旣不得展施則立言著書以詔後學自是執事今日之責天之所以阨窮執事者其意亦未必不在此也况泩解疑文晦義以便學者之據信如近思釋疑之例顧何不可之有哉愚見如是未知如何伏乞更敎且朱

子語類浩汗散漫難於領會若取其切於受用者條分節略一遵近思録規模則亦可爲學者求端用力之方而非執事莫可任此矣此亦平日所存於中者並此仰暴幸望恕其僭妄而財察焉

下詢寇公事如壽恒矇學寡見何足以知之竊詳盛諭辭嚴義正誠無容更議第論人之道不徒觀其跡必須原其心跡雖相近而心或不同則不可以一槩論也寇公忠義功烈固所謂社稷之臣而若其不學無識在當時已不免其譏張乖厓之勸讀霍光傳亦以此也意者徒知后妃預政之爲大可憂而不知以

臣子而廢母后之歸於悖逆至於逆探上意陰定處
畫豈非皆由於不學無識之過也朱子之載此於言
行録其意或出於垂戒而其並録蔡齊去錢書之事
者豈亦原其本情只出於無識而非如曹操之志在
簒逆故耶試以霍光事論之旣知其妻之毒殺許后
而終不發舉又立其女爲后雖曰非其自弑繩以春
秋之義烏得免弑逆之律乎然朱子荅或人之問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不當如此
論之也豈朱子此論亦不欲以不學闇理之過而掩
其匡國家安社稷之功耶以此推之以寇公而班於

曹操安老恐或爲太過而此則只是原情委曲之論也若責之以大義則有不可曲恕者恐不可不明辨痛斥以爲後世人臣之戒也如何如何猥承俯叩不敢不暴陋見妄率及此悚怍無已伏乞更賜財教以破昏惑幸甚幸甚

愼副學天翊嘗於己丑自京南歸之日歷候先祖壽恒適在側得以一接其面目矣其人固非末路齷齪者比其恬退一節亦可謂過人而只以甲午副學時做錯大見非於士論至被金伯玉之彈劾世不復論以完人矣甲午之事誠有不可知者或謂之畏禍或

詆以順旨未知此老心事果如何而豈以四十年蝿
蟯榮利之人至於晩節反爲禍福所撓而遽喪其所
守也竊不能無疑於此矣今來此地得聞於鄉之人
士其處家居鄉誠有可尚者而且聞其家子弟之所
傳說此老嘗以宇遠甲午之疏訐而不正大有所不
快其意見本自如此當時所處非有他意云此或然
矣獨其夜半承 召蒼黃趨赴自同於踵常途之人
未知其意何居也今其子弟來請墓道之文而旣不
知其人難於泚筆竊想執事必有平日所涇渭於中
者敢此仰質幸乞有以回教之也

上尤齋

夏末光山便伏蒙辱賜下復誨諭諄切莊誦感篆彌久而無斁也今年旱炎之酷曾所未有秋已殷矣歊蒸猶未已仰惟安時處順節宣康適近事不欲言朱夫子所謂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敗人國家者可謂千載一轍矣以坡老與何人書談笑死生之語觀之則今日事固不足爲執事云云而至於爲世道長吁隱痛則自不覺抆淚於中夜也壽恒經夏積病日就沈頓薾然無復生意佔畢之業亦且廢却久矣豈志之不立天亦不欲輔以成之耶只自慚悼而已政

院日記數條皆宜補入於先譜向來搜聚頗勤而猶未免漏失蒙此投示幸荷曷已當通議舍兄續有以仰報也劄疑揷入管見非惟僭猥之甚且恐謏寡草率無以仰副好問之盛心亟欲奉完兼質一二所疑而不可付之褫傳易紙亦有未訖容竢日後的便耳千萬病困悤迫潦草欠恭亦不能盡言所祝爲斯文加衛以慰千里嚮仰之誠

魯論讀未及半病作中輟其已讀者亦無異於未讀今承下叩不任赧縮性相近一章陋淺之見亦何能看得仔細第就程朱二先生所論而反復之則恐不

至於終不分曉而朱子所釋兼氣質之兼字發程子之所未發尤覺眞切有味矣愚意此章固可與孟子性善之說參觀而學者苟能審察於性習遠近之分就其善而去其惡終至於習與性成則所謂性善之性亦不外此矣如此讀之不至大乖本旨否伏乞更有以鐫誨之幸甚

上尤齋

杪秋光羅諸章甫有進候杖几者謹以一紙附候並納劄疑一冊不審果無沈滯否也信音之濶忽已踰數月矣霜氷替序剝復交互伏惟勻體節宣對時康

福下誠瞻仰靡日不懸懸也壽恒粗保粥飯生活眞
所謂惠州未第秀才處之無所不可而唯是病懶日
痼志業日荒專由舊習纏繞未能脫灑誠有如橫渠
之說者蓋自悼從前虛抛好光陰徒貽老大之傷悲
也倘蒙時賜鐫誨以開其昏冥或不至終爲小人之
歸耶適聞曹生家有懷鄉便略此仰修起居以冀早
晩轉達千萬不暇備悉

上尤齋

向於光羅諸生之回承拜賜書辱復累紙誨諭不翅
提耳而面命已足以慰此慕用之私且得之諸生口

傳竊聞勻體康茂燕申和適此雖素位處順理有所
固然者而亦可驗神明之有勞矣區區攢賀誠不容
自已也陋窩文字乃蒙逐旋下副拜惠無斁而晨夕
瞻玩用替盤盂之銘其警發亦大矣尤何幸也橫渠
之說初欲兼取二義而顧此所處正當險難之境必
濟之功非曰能之竊有勉焉今者責勉之意更深一
節此非淺陋所能及益不勝感戢而欽嘆也劄疑訂
稟僭率爲愧反垂奬與非所敢當豈以他山之石亦
有資於良玉之琢磨耶只竢鐫誨其闕誤耳壽恒一
味懶廢病憂從而撓之此歲亦駸駸盡矣環顧蔑如

只增瞿瞿奈何奈何適聞光山有便略申起居所欲
禀者非一忽忽不究陽復在近所祝若序加衛以慰
傾仰

上尤齋別紙 戊午

補譜事前後盛諭謹已承悉第念先祖詩中雖有釋
疑之語獨步徃來雖是某相自贖之一事旣不能明
知先祖詩意之必出於此而載入譜中恐未得當只
取朴公 引對時說話而丁丑 筵說則並置而不
舉以存惡惡短之意如前日執事所教似或可也未
知如何

罪累之中酬應墓道文字有所不便固莫如一切辭却之爲宜而先輩或以幽誌與顯刻之煩人眼目有間而爲之不辭故此來或有親故之見屬者亦用此例爲取舍矣但朱先生答劉韜仲書云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至如記文之類亦皆郤之矣朱先生所遭視今之時不無有間而其所以處之者猶如此今日所處得無有違於此義耶竊聞執事居東以後亦或應副此等述作必有商度而處之者玆敢仰質伏乞指教以爲持循之地幸甚幸甚

上尤齋別紙

朱先生歿後待制之命誠甚可疑雖曰郡不申歿歿已三年而朝家猶不聞知恐無其理況言路既有約束葬徒之請則其歿已聞於朝矣又何以生存出命也此間適得續發明綱目見其中嘉泰壬戌二月弛僞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之下有云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以下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某歿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朱某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云云以此推之先生生時旣許致仕故至是仍前以待制致仕若今之死後復官之例而非以生存出命

也但年譜與行狀所録皆據當時事實非如傳聞之訛謬抑其時事例雖身故之人而州郡不申於朝則真拜官職如生存之人耶終有所不可强解者矣劄疑中所貢管見至擧賤稱而别之不但私心惶愧恐貽外人誚謗重爲盛德之累前書敢有所陳反蒙援尊之諭一倍悚恧矣奏狀文字最患疑晦今因劄釋開發多矣寡陋之見寧復容議其中一二所疑標籤冒禀以備採擇耳向者朴和叔聞小生手抄劄疑貽書戒以非中年愛養精力之道此固然矣而鄙意則閒中無他喫緊工夫勝於此者此事比之抄藥和

陶亦有間矣以此答和叔而旋念和叔此言亦可爲不務實踐繳繞文義者之戒令人發上蔡之背汗也文字應副伏蒙垂諭曲折前後所處皆有意義此外恐無他道理矣但既不能一切謝却則進攘之際未免添一謗議此最難處而且世俗墓刻例重名位必欲書職銜則勢有難便又不可進退年月以犯朱夫子不誠之戒如此之類則有難强副矣至於事涉當世忌諱則尤難泚筆如歐陽公之於石守道竢其謗焰熄而始爲之誌朱夫子之誌魏國録恐貽丘壠之禍不欲察察言之後乃始補其闕其意可見也此皆

幽誌則當如是若顯刻則益有所不敢者矣如何
退溪先生不作碑文誠未曉其故或云先生之意以
應副之難於取舍論人之難於得中而初不欲當之
云此出於少時傳聞未知信否退溪平生事事謙愼
而第恐此非物來順應之道豈其然耶因此抑又思
之銘之義稱美不稱惡固與史傳之體不同而敘述
之辭多失之濫以昌黎而猶未免諛墓之譏當歐陽
公時猶以繁其文而備其事爲病則况於今之時耶
文字稍簡則作之者自疑於不信而求之者亦嫌其
疎略世俗之所好惡而文體亦隨而變焉誠可嘆也

雖以壽恒之淺陋非不知此而每成一篇其無愧色者鮮矣此固由於權度之不審而退溪之不作豈亦以此故歟

上尤齋

秋陰多雨凉燠不常伏惟匀體神佑康福徂歲駸駸秋事且殷矣一向不得聞問仰德之私誠不翅飢渴也今年歉絶實所創見況邊海重圍瘴濕想益甚節宣得無少愆否固知安時處順外邪不能入而然不勝區區之慮也春夏以後續有褫便傳到三度賜翰仰承累紙誨諭至今留在几案每一展讀悅若親奉

謦欬於函丈之間也第緣徃來絶罕久闕修敬中間光山伯報有伻人而適在於姪女訃到之日其便亦難於遲待遂失附候劄疑諸冊承教已閱歲而尚稽奉完尤訟不敏之罪也壽恒家禍未殄半年之内荐遭重慼此外功緦之慘親友之喪相聞無虛月此莫非同一運氣不但虎食其外也然其情理悲苦亦有不可自遣者矣仍想朞制已畢執事今日情境豈但潘令朔望盡之感也每爲之愴然也外事不欲挂口而最是天理民彝斁蝕殆盡幾於無陽矣皓天不復之憂其將無疆矣朱夫子中夜流涕視今日則可謂

太過若使看此時節當作何如懷也即今吾人所自致者唯在弟子勉學一句而又未免因循放棄虛送日月近又喪戚疾疢外內交鑠自覺筋骸精力頓然消減簡冊工夫雖不敢全抛而殆同鏤氷畫脂終無以見功況其進乎此者耶恐遂没没無聞而死用是日夕戰兢也南生適來告行憑申起居並納劄疑二本此下續草若干編倘蒙付之其還俾得卒業豈勝幸甚自餘具在別幅所祝爲世道倍加珍衛以慰瞻企千萬不備

近有一種論議以庚子以後士論排擯驪尹（尹鑴）太過

激成今日之禍爲咎士友之有識者亦或有此論云彼之心術盡露於庚子而未有聲罪劾正之擧只廢棄不用而已若以此爲罪則庚子以後久居銓地者莫如小生小生當爲罪首矣然若舒究事理則竊恐爲此論者未之深思也彼之當初論禮只出於異同之公則固無坐廢之理而其包藏禍心與海尹尹善道表裏之狀既已昭著莫掩則便是未下手之袞貞也在政曹黜陟之道何可預憂他日之遝禍而仍待之以遺逸之科乎或以爲何不以常調例遷而羈縻之云此則尤有大不然者到今彼之名位權勢可謂極

富貴無欲矣而猶且意望無厭必欲獨專　國柄而後已況以一守宰一該官之職而能使彼低首革面以沮其禍心哉此事理之萬萬所必無也其亦不思之甚矣元祐初年程伯子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而朱子以爲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然後有以盡其用無此等力量以權譎之心爲之其悖理而速禍也尤甚矣又曰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又曰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以此等語觀之則無明道規模力量而欲效其爲適足爲速禍之歸況

彼危謀凶計不但如煕寧大臣之嗜利無耻而已耶
譬如置氷炭薰蕕於一器之中雖欲並容其可得耶
褊見如此終不能自解至於眼不識人之愧小生亦
甞與其人相從雖不如受台契許之密到今烏得免
一律也第念知人惟帝其難而人之識見亦有淺深
開蔽之殊向時士友間以其人禮論歸之謬見而非
出於禍心者亦多有之此由平日許與之過未免爲
愛惜之意所蔽而亦其見之有未到也恐不必深罪
如何如何

自昨年以來得於流聞鐵瓮李叅判惟泰時謫寧邊會城尼山辭

說極紛紜多有駭聽者久欲仰請其故而遠外傳聞
未必端的且不欲煩之筆札以增多口默默以至于
今矣似聞鐵龕旣有悔謝之書其幸不可言但春間
始得見其所謂禮說卽甲寅秋所成也果如此則不
知何人指爲謫中新作而謂之傳會時論耶此極可
恠矣或云彼此門生子弟不能通知父師之志相貳
而致此云聞之亦不敢以爲然也昔我先祖與北渚
鶴谷二相情好之篤卽所謂異姓兄弟也至其趣向
之殊不翅弦韋亦擧世之所知也然先祖終不失親
故之道不肖輩刎侍分甘未嘗聞先祖指斥二公之

過以此不肖輩在先祖之側亦不敢臧否二公矣況執事平日道義之交不過若而人而其所相許相勉者又非世俗交友之比則門生子弟之所擩染服習者爲如何哉而至有此鬩墻之變也决知其傳者之過也然無論虛實致有此言亦是門下諸人之所宜反求處也至於會城事又何以至此今亦不得妥帖否自此二說之行傍觀者之竊笑固不暇言而士子之居兩間者亦不無推波助瀾而至欲歸之於齊楚之得失良可嘆惋然人心不如我心雖聖賢亦無奈何矣君子之道唯盡其在我者而自外至者吾無與

焉可也固知大君子裁處事物各當其理有非淺見
所敢議而古人有言處順境易處逆境難區區愛慕
之私猶恐酬應之際或有纖毫過中以藉人之口實
炯然此心不能自已玆敢畢露悃愊僭率極矣伏乞
俯垂寬恕如有謬妄隨卽鐫誨不勝幸甚
牛山安老邦俊自少聞其名而不知言行風旨之如何
矣昔在庚寅年間偶於同春座上得見此老抵愼獨
先生及執事書極論己丑諸賢出處之失詆斥無餘
力俄聞申晃輩以此書爲至論大加奬詡意謂此老
居在遠方過聽失志輩之謗言有此妄發終爲羣小

輩噶矣心竊嗟惜矣近從其門生得其遺稿而閱之向所見兩書與執事所答書具載其中而第未知此老見執事書後復作如何解脫耶其書所論執事之所已辨破今不必更贅而但念君子一出一處唯義之與比不必以處者皆是而出者皆非也己丑所遭誠千載一時雖不幸事與心違終致狼狽而若其所秉大義則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而此老至以前退後進擇君媒進譏之豈其全不知諸賢心事而有此論耶嘗聞此老好尚節義義孰大於尊周復讐而所論如此所謂節義果何事耶節義豈不是大閑而苟

無明理持敬之功以爲之本則臨難處變亦何能審察義理而得其取舍之正也觀其立論以節義學問分而二之亦恐有乖於吾儒之本旨也且其跋俞杞平疏劉盛推其讜直之節而至其父子之變諉以非大過於此亦可見其偏尚節義之失也朱夫子嘗以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領上多欠工夫爲憂竊恐後之祖述此論者唯以憤罵大言爲節義而不復知格致踐履之爲何事則其流之害非細故也執事於此老旣見而知之矣願聞其大致以爲祛惑之地焉

上尤齋

一年行且盡矣其間不得承聞德音不翅强半日月矣自投東峽地又荒阻迂僻討便附候視南土尤難區區懸仰之私唯託之夢寐不意李右相薑烏遞致至月二日下賜答教承拜驚感披玩慰幸未可以筆舌形喩也情鍾之痛古人已言之况執事今日所遭雖使任達者當之亦有所難遣者矣以身設處靡日敢忘然想亦爲世道斯文之重不至以死而傷生也壽恒移就善地獲近 京輦私分可謂幸矣但竊瞷前後 聖指非謂情犯可恕特以行遣歲久而改從

輕典焉則其爲懍惕於是益甚矣況居東之烏尚遲西歸而顧此分甘羽山之葬者獨蒙　寬恩其亦何安於此也劄疑逐旋俯示俾得開發其疑晦在鯫生則幸甚而愧未有一得之助也乃其管見蠡測輒蒙收採今又攺其標題所以委曲而俯就之者至於如此尤不勝悚戢之至前書所陳雖出愛慕之過極知僭妄無所逃罪非唯不加非斥寬容開納有踰尋常盖見大君子無我之盛心欽頌曷已問目二册當竢卒業還納第以的便難得爲慮詩編四卷以下攺本並蒙早晚投寄則幸也適聞李家又有去人忽忽申

謝千萬不究凝沍正嚴所祝加護茵鼎以慰瞻係

上尤齋 己未

李家人還又傳前臘廿九所賜教帖拜領伏讀慰幸難量況蒙别紙垂諭諄複勤至所以不鄙其愚與之反復者有踰尋常欽嘆佩戢所得多矣此間雨雪風曀伏惟匀體節宣萬福仍念東山三年殆將倍之矣固知盛德所臨百神勞相鰐海蠻烟不足以動其髭髮而每一念至自不覺愾然以增欷也然此豈但區區慕用之私耶皓天不復誠有無疆之憂矣風玉文字方以未即承拜爲歎至煩再辱録寄雖其責勉之

過隆非所敢當而其爲珍玩則不翅拱璧之惠矣第
以揭之陋室反有不稱之懼也此中竊有鄙懇敢煩
勻聽壽恒姊壻李延安早入寒門受學於先王父甚
見愛重雖其尼於公車不得策名登　朝而其家行
之純篤吏績之循良固是士友之所稱許　朝廷之
所奬擢不假私好者一二談也至於晚途所自立確
然不撓者則又有人所難及者而有人所不盡知者
焉今者不幸長逝已就窀穸以其操行之懿生不得
顯於世歿又不得傳之後則終於浪浪而止耳豈不
重可哀也諸孤輩欲乞大君子一言以爲不朽之圖

竊念此兄父子亦嘗屢登龍門與被容接之光矣程叔子所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者執事亦必念及於此矣今其第二孤世白冒哀踵門以聽將命者之進退家狀之外自當面訴哀懇而壽恒所爲兄姊二誌並以呈覽不腆之辭固無可採然壽恒雖甚汗亦不敢下以誣逝者而上以罔立言君子或有以財諒也如蒙俯垂矜愍俾得藉手以歸則生死受賜感結罔極矣此亦方持文字之戒不當以此仰溷於執事而猥蒙眷顧之厚視同一家其於兄姊後事必不異視茲敢妄率干冒戰越無已千萬

只祝加護茵毖以慰瞻仰

僉說之不明諭盛意所存豈不仰揣益可見嘵嘵者之淺之知矣會事承諭有請皆從而前日所聞與此相左其文字旣無由得見雖未知所不滿者爲何而其所請改如非害義不可從則俯賜勉從以釋彼此疑阻以息外人之多口恐無不可如何如何至於門弟之尊師豈不是當然之理而太過則有弊不但今日魯門爲然天下之事未有無其弊者誠可以爲戒耳

上尤齋

前月甥姪有所仰籲於門下冒哀委進謹以一書附
候不知幾日得徹勻聽也春事忽已向杪雨雪風凉
殊無載陽之候濵海出日之地想不並以北伏惟勻
體起居神相益福日夕南望馳慕曷已壽恒塞竇窮
峽人事絶罕靜寂之味有加於在南之日而病與慵
尤有加焉雖有小小佔畢之功殆同捧漏沃焦終歸
於無益只增恧縮而已密谷南生千里重繭來過槖
居又將轉詣函丈風誼之高令人感歎卓契順巢谷
輩何足道哉餘祈倍萬保重以幸斯文以慰瞻仰
前者別紙盛諭所引朱先生論明道語出於語類所

記此與先生與東萊書意大相左誠甚可疑然邵伯溫親聞明道之語先生旣已收入於淵源録而與東萊書中辭意又如許恐當以此爲正也且其所謂掩目捕雀之喻若如先生與東萊書所論無明道規模力量而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宜不免此誚矣何至以此直加譏刺於明道耶語類雖是門人輩所親聞而記之者凡人聽言各異記事亦易差此是古今通患區區淺見竊不能無疑於此伏乞更加剖析以教之幸甚

蒙惠風玉記中有云瑩仲苹老猶不免智數被嚇之

譏莘老諸人之死當時人多疑之至如范淳夫之死
朱夫子終以爲疑則被嚇之譏固所難免矣若瑩仲
所處視此有間而今併斥之以爲子瞻之下未知如
何亦乞明教

宋參贊台叟於圭菴先生爲堂從而當圭菴之遘禍
參贊公有所表裏於羣姦之謀云豈其然否圭菴行
狀墓文皆出於參贊之手若使云云之說不誣必不
以此等徵後之文託於其人豈有別樣曲折耶曾見
退溪集與參贊往復書札極其推許豈退溪不及察
其隱惡而然耶此皆後生所不可不知者敢此冒禀

上尤齋 庚申

昨在 闕下忽見小報不勝驚愕歸路歷候寓館車馬已出城矣固知久於 朝非志而不謂若是其果也頃聞左揆之論以爲閣下今日所自處當以潞公事幼主爲法不當以伊川西監之義爲例今者不待一月而惟其所欲則視伊川得不爲太早計耶竊想

聖諭之下必有三宿之戀況今 國家憂患方殷豈忍决然渡江也卽擬追躡行塵少展下懷而在公靡暇第增悵仰之私敢以一書替布忽忽草此語不知裁伏惟下察

上尤齋 辛酉

寒氣乍滌伏惟匀體增福赤舃在　朝晉接日勤公私不任欣頌而適此病蟄未獲承陪後塵人事之喜乖至此爲之瞻嘆賤疾數日間略有一分差意夜來又復添劇恐無復起之望奈何仍禀亡女入地已有期敢乞挽語之賜略具委折於別紙矣此固涉於虛文而舐犢私情亦有不能自已者且渠自幼知文章爲可貴古人所謂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者正是今日情懇也抑因此而尤有所悲者曩在嶺海渠未嘗暫去膝下每閣下書至輒從旁竊窺曰此某爺書

耶欽玩不已及至去冬閤下之赴 朝也渠聞而語
壽恒曰其爺入都必一來過大人兒亦從戶屏得一
瞻儀刑耶甚有企幸之色此雖大君子盛德能爲頑
孺所尊慕亦可見渠夙慧之一端矣是以日者閤下
之臨慰也渾舍摧咽實有不自勝者必欲得閤下一
言以爲泉路之榮固將纂次其事行以徼惠壙隧之
文而悲苦病昏姑有未暇先以此爲請伏乞哀憐而
財幸焉倩筆没禮千萬不備

上尤齋

春日又復作塞伏惟匀體萬福瞻仰不任區區昨者

鄭金吾來致下翰承拜莊誦過昔不敢忘壽恒賤息
近纔有差意而猶且彌留沈頓未易就列惶悶罔喩
側聞　聖學日進晉接靡倦豈非　宗社之福而所
愧在下無承弼之益兼且庶事泮渙朝論無主此爲
大可憂耳松翁事蹟自省事以來聽於輿誦者外曾
所習聞於家庭者自謂非他人之比矣記昔與滄洲
金丈相會每言松翁遘禍之後讒構者固不論雖素
號愛慕者鮮不撓於浮議唯吾兩家終始獨無貳云
此實與家庭之聞相符及今歷變愈多俯仰今昔居
常感慨於其遺事之託所可致其心力何間於吾祖

先哉況閤下教諭之勤至於如此何敢不爲奉承哉
但才力不逮疾病又痼恐未免遲誤大事是用愧懼
也昨緣日暮忽迫未及修敬力疾作此昏瞀草率尤
悚尤悚

上尤齋

昨夕兒子歸傳起居之詳且承誨諭感幸難量夜來
天氣不佳伏惟晝接之餘匀體益福壽恒亡女幽明
之訣只在此宵自有不能遣情者深羨東門不哭何
等曠達也此中仍有所禀 國葬前遭喪之家雖未
免經行葬事而反哭則不當如儀云人言多如此已

行者亦多如此未知義理果如何伏乞下教

上尤齋

伏承教答感幸無已但反哭一節初稟不能分曉敢復請教焉以古禮言之　國恤之日固不敢持私服在家則猶可以伸其私至於行之道路分義恐涉未安云此則不但反哭爲然雖發引亦不當以衰服從喪耶更乞裁教俾得有所持循幸甚屢煩崇聽悚懼悚懼餘謹不備

上尤齋 壬戌

瞻望爲儀尚幸非遙而向來一倍擾劇不得更申候

問之禮第增罪悚不意禠中忽蒙辱賜教翰恭審乍
寒勻體燕申萬福感慰豈勝仰喩小生自經鞫事疾
病頓劇方在危綴之中當此天怒　主憂之日未有
一言一策仰輔　聖志唯以引疾控免爲事惶愧悶
慼不知所措也閤下休致之請小生曾亦親承盛諭
矣豈不知前後陳乞出於至懇而亦豈無贊成美事
之意哉然　聖上之不欲遽舍　三朝賔師之大老
者亦出於誠禮事體之不容已而至於今日則尤有
所非宜者以　聖上至誠隆眷經年勤召之餘纔得
致幡然一起而坐席未煖遽被一宵人敲撼蒼黃去

國不及竢日之終則 上下企佇想望之心旣無以
少慰而閤下赴 朝之初計亦豈欲如是而止哉今
者旣不得復同出晝之行而又從而仍許納誥之請
則竊恐 朝家擧措終歸於顚倒忽略而亦無以解
中外羣情之疑惑矣左揆之所持難亦必以此也昨
者伏見 聖諭辭旨感動臣隣至於君臣之間貴相
知心之敎槩可見 聖意之所存矣在閤下自處之
道亦宜仰體 恩旨更進 天陛雖待淸燕一日之
間亦可以不孤 聖上尊德敬賢之意而然後畢陳
情勢更申前懇則 天聽亦豈至於終靳乎如是則

君臣之間誠意兩盡而閤下進退之節亦可以從容中道矣如何如何至於不可復住之諭愚意竊以爲不然設令此事未卽得請几杖之仍留近圻顧何嫌之有哉况使命往來之頻繁無間於遠近則尤不宜以此而爲拘也伏乞深加思量而審處之不勝幸甚旣蒙諭及不敢自隱管見冒昧仰布僭率極矣病昏倩筆罙切悚息不備

近以罷榜之論臺閣之上紛紜未已而鄙見有不能苟同屢斥其非終至激成不靖之端固當自訟之不暇而然小生此論非出於臆見無稽亦嘗有所受矣

昔在 仁祖乙亥年間兩司並發大小科俱罷之啓論議極峻先王父以都憲自揚山承 召入 朝援擧 宣廟朝受教極陳罷榜之不當以僚議不同引避至於三四出仕之後獨停其論其時京外大小科場亂雜之事非今科之比王父停論之後如趙絅峻論之輩亦多有拂鬱不平力詆王父者而亦不敢再發旣停之論矣王父不但立 朝論議如此平居每以此切戒子弟曰罷榜本我國之弊習雖有識之人當此論則無不力主誠可異也夫科擧之不可不嚴雖稍解事理者無不知之豈王父獨不念及於此哉

盖以末俗嘵嘵每當設科浮議百出若動於浮議輒罷其榜則終無以嚴科舉而適足以先損 國體聖祖矯弊之令甲不可不遵守故也不肖輩自幼所習聞於家庭者如此則到今何可遽棄舊聞而苟循時俗之論哉以故 榻前奏對朝論可否之際不得不直陳已見誚謗之來固已自料亦何足嘆也只是不量時宜妄引家訓欲以抗一時方張之論畢竟於國無益在私取辱至於王父姓名非所援證而以不肖之故横被斥擧於臺章之中其忝先之罪可謂大矣慚悔無及誠無面於 朝端也未知旬指於此

事是非果如何如有不可乞賜鐫誨以破愚惑不勝幸甚

上尤齋 癸亥

餘寒尚峭伏惟匀體萬福日者猥蒙降屈榮感無量而第緣病甚聾瘖未得從容承誨兼攄下懷亦未即躬謝門屏罪負歉恨彌日不釋也昨者側聞入侍講筵竊不勝欽聳而繼又伏見 聖上哀痛之教有足以格豚魚而泣鬼神病昏之中亦不覺感動而奮起也有 君如此國其庶幾而獨恨無狀賤臣尸竊匪據終無以承應也此中忽聞有人言以爲小生請

急託以讓位閤下而實不欲同事故爲此退避致令
閤下因此不安將有去　朝之計聞之使人竦然駭
惑未定小生雖甚汙闇亦不至如人言而若其尋醫
之計久已奉聞於匀聽豈有他哉閤下今日進退亦
豈視此爲前却哉然人之爲言至此者無非小生誠
信不能素孚之致只自愧訟而已小生去就不足爲
一時輕重而閤下前後誨諭之勤出於至眷寧無感
篆之私哉只以疾病頓劇實無以自力有負盛意多
矣然閤下誠欲勉承　聖旨留輔　國家則卽令賤
疾雖難於就列當竢調息少蘇趨佐下風不敢以疲

病爲辭也仰恃眷愛畢布腹心伏惟恕察而財教不勝幸甚

上尤齋 戊辰

今此西行竊想盛意欲爲公私展哀之計而第念業已來詣 山陵又被 聖諭勤懇則其勢似不得不一遭入城雖或入城一番登對旋卽引退固無害於去就之義而卽今時象之可怕比向來不翅一層之加此時動靜恐不可不審也旣詣 山陵之後則不承 命入對亦涉難便且聞湖南人白光瑚輩爲尼尹投疏立幟 聖上雖已嚴辭斥退而在執事自處

之道尤有所不安矣未知其疏本已入覽否若聞此消息其於去就之决必不待人言而竊不勝過慮敢貢區區如此僭率是懼伏想有以恕諒也且小生今日决退固無更進之義已有自畫於心者而洛下諸議或以爲今番所遭異於他事自 上旣以追悔洞釋爲教屢次敦勉則一向邁邁反有怨懟之嫌在下分義尤涉未安不可不一詣近郊陳情而退云老峰相公之意亦如此未知果如何伏乞特念推己之義曲賜指導千萬至幸但湖疏之後則小生難進之勢亦更添一節矣如何如何

文谷集卷之二十七

文谷集卷之二十八目録

書牘五十九首

答集兒

答集協

答兒輩

答集兒

答兒輩

與兒輩

答集兒

與集兒

答集兒

寄集兒

寄訣李壻涉

文谷集卷之二十八

書牘 五十九首

與洪君實 壬辰

枯旱之餘甘澍大至不審兄靜履何似向因春長聞兄以弟謗兄於人而頗有憾色云盖兄向來之事殊與弟見相左故弟果顯斥於衆中所謂謗之者非虛言也但弟不面規而謗於人兄之憾宜矣今當畢陳衷曲冀以祛吾兄之疑惑也當初講院提致典僕之時人皆謂太學與講院將有相較不靖之端多憂之者弟獨不以爲然曰他人不思事理雖或妄作調劑

兩間之責君實必當任之非所憂也所以云然者乎日期待之重莫如吾兄儕輩情意之相通亦莫如吾兄故臨事責望亦非他人比也豈料兄挺身主張反出他人之上耶人之論此事者皆曰胥失弟意則有不然者聖廟守僕推捉之舉實是三百年所無之變而講院始作倆焉則在諸生之道烏得晏然而已乎講院下人雖曰尊重不過爲講官之跟隨而常時本院亦得以任意治罪則其視聖廟守僕師儒以下不敢擅治者不亦懸絶乎太學之推治講院下人弟未見其過也設令諸生處事或有過激講院先自做錯

則惟當愧謝之不暇而陳啓告訐是何意思是何擧措耶啓辭中語意之無倫固難一一毛擧而撮其大而言之則推治下人之擧出於諸生公共之論本非館奴所知則本院之以因禁首奴爲請者其實請罪儒生也儒者國家之元氣自古人君猶不得以罪之況其下者乎若以一下人拘留之故而罪諸生則是以諸生不如一下人也凌蔑太學可謂甚矣捉致守僕非所可論也　國家之摧折士氣無如近日在下者雖不能以扶植培養之道勉吾　君而其可侵辱之慢侮之使吾　君取薄多士之心又從而長乎他

人固不足說如兄深思遠識之人猶不能慮及于此者何耶使兄知而故爲之則不缺也不知而爲之則不明也兄於靜中平心試思之兄之前後處事是耶非耶吾輩今日之言公耶私耶兄之所處事果無一毫差失則吾輩之言妄矣如其不然則吾輩之言當矣妄則無損於兄當則無憾於吾輩如是則不待責辭分疏而自當釋然于中矣世無朋友責善之道其來蓋久况如弟庸陋忝在交游之末有何切偲之益而旣不能先事而忠告又不能隨過而切責徒向人呶呶自陷於謗友之歸是可愧也唯願兄及此閒暇

勉加進修增益其所不能終至於不貳過之域則必有風雷之益豈但朋友之幸千萬不宣

與閔大受甲辰

昨送行舟東望黯黯目力與檣影併盡於斗峽矣江湖聚散亦令人銷魂豈少曠達而然耶天雨又如此想今停棹於何村恨不使此雨先一日以留得令行

世弟近將仍棲于此而殊覺岑寂難聊只俟令廻舟更續佳會耳千萬只祈行李珍嗇

與閔大受己未

世道至此執事亦不免行遣長吁隱嘆曷有其已然

吾儕今日偃息嶺海亦是十分亨泰顧何足相慰也計今稅駕已有月矣伏惟旅次興居萬相曾於在南日慣聞冠山風土薄有瘴氣未知果如何此最可慮之甚也然此之春循雷化則亦可謂善地矣第想參商落落必有不能遣情者始知瓊雷相望亦非易事也纍人病困畏約尚保形骸此固已踰分然其生意已索然矣亦復奈何秋高唯祈強食自重以幸士友之望

世道一至此極而握事者意猶未怠皓天不復之憂可謂無疆矣朱夫子與章茂獻書有云非在經筵不

能上爲明主頊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以此論之則今日吾輩之罪尤無所逃免慚痛奈何慙痛奈何

答李季周 丙寅

伏承早辱下翰誨諭諄複幸荷無量和而不同君子之事鐘律之終身異見本不相妨昔賢推卑之揄眞是至論此實今日吾儕之所共勉也況小生平日陋見每以講經之全廢文義爲無據甲子獻議亦可見矣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只以不先曉諭卒改講式或有乖於先甲三令之義且庚申以後閱變已多雖

祖宗法制之可行　朝家所執之爲是者撓於羣怨浮議乍行乍輟者非止一二今於此事亦不無過慮此實怯懦之見也果能自今日此擧爲始能用馮河之勇堅持如金石則豈不善哉章疏所陳雖詳終莫如　面對辨論之爲愈姑待十三登對更入定奪似宜且此事左台自初力主而還　朝之期似不出旬望之間講試尙隔數月待左台同議停當亦恐未晩如何如何蓋鄙意則當初收議　判下之後不卽行會該曹難免其責而　朝家事體雖不可以出於朝報而便謂之曉諭八路比之臨科猝頒新式則亦有

間矣講經之際雖不能一遵法式試官以發問文義爲主漸次復古則庶乎其可也未知如何至於別紙出城之諭不覺愕然失圖也大監所處之位與前日不同雖欲自輕如　國體何如衆望何況此事雖重非如規諫　君違不得其言之比則當此之時何至以此决去就也竊恐大監或未深思也切乞勿復以此意思存諸靈臺至仰至仰極欲馳進面討多少而寒疾添劇於昨日達宵涔涔末由自力尤不勝歎恨伏惟下察

答李季周

伏承下翰感慰倍品第審有疾憂無任貢慮下示尤
爺書與獻議之意大異辭意嚴截不覺懍然自失然
小生輩有所持難於此事者只以事體重大亦不無
過慮而然也豈敢畏下流之怨謗而自同於陰幸不
成之流乎此爺之意未知其別有所指而誠不敢自
安也至於言不行而去泛論義理固有如此爺之說
而鄙意則亦恐不然也昔在 孝廟初服潛谷金相
新入鼎席首發大同之議先祖父與愼獨齋意見差
異金相因此出郊引退祖父與愼老亦皆不安相繼
去 朝而 國事遂至於潰裂至今爲士林之遺恨

令小生輩雖不敢自比於先輩而大監若以言不行辭退則如小生異議者亦安得獨爲晏然乎如是則
朝廷氣象愈益不和恐不可不深長思也如何如何社倉文字依教奉完而反覆究覽比前詳備依此行之恐無窒礙難便之端只以申飭通行之意知委諸道似當耳適有公事擾甚不宣

答李季周 丁卯

伏承辱賜下札感慰無量賤疾初失和解以至彌留而子婦孫兒之病危厲非常幾絶者數矣心緒煎撓不暇調息因此本火用事夜不交睫神氣益薾然苦

閔叅何政院啓辭眞是藥石之論吾輩固當受以爲罪而似聞出於知申之手雖未知本意之如何觀其條列專攻與遣辭間泛及有異似非尋常底意思矣頃見大監劄辭以此爲引咎之端大監新入鼎席猶有所不安况如小生之久叨蔑效者實當其責尤不敢晏然方纔上章以申策免之請矣此等所遣固不當有慍意而公議如此則亦不宜冒沒苟蹲未知此後去就何以處之伏望深加思量以教之幸甚病昏不備

答申寅伯 丙辰

前月家督來承拜令辱復札迨極感荷春事向杪伏
惟令候益福先大監墓文之託固非陋拙所敢當而
屢勤盛教不敢以此爲解矣及至今日則身爲僇人
登名金石實非私分之所安至於進塡月日之教雖
出於委曲之意反覆思惟終有所未安前書敢暴鄙
意矣不然不佞之於先大監無論通家之誼平日慕
用之誠固不淺淺其於墓道之役豈敢爲固讓之計
哉來書以王大監於先曾祖墓文始辭而終就爲教
而其時王大監始辭顯刻而終撰幽誌則不可比同
於今日之事矣若尤翁之撰谿谷碑文出於 先后

先王之遺教則事體尤有大别矣年前趙內翰持謙以浦渚相公墓表見屬而亦以此辭之誠非獨辭於令監者也狀草玆敢奉還幸加參量早求於他作者毋令大事久稽也書末所諭曾因家兄所示已悉其曲折矣當初家兄之貽書告絶道理之所固然而及至令引過悔謝不翅申申之後則從而解釋亦事勢之所不已也第念令之自咎每以醉囈爲解而舍兄之所開釋亦以醉中之言不可責以常理也然不佞之於此猶有所懼者存焉何者令監向日之言若在於醒時則旣悔之後必不至再蹈其失而初旣因

醉而發則今雖追悔於一時安能保他日之醉不復如前日也此固酒人之通患而令監之從前不能剛制杯勺亦儕友之所通知至於今日何獨不然若是則爲子孫而每聞侵犯祖先之語何可每歸之酒失而自安於心乎抑恐令監將不勝其悔謝而不佞輩亦將有不勝開釋者矣不幾於昔賢所謂頻復不已遂至迷復者耶雖欲長保舊好有不可得矣此不佞之所大懼也未知盛意以爲如何

與朴和叔 乙卯

南來聞問盎泖然悠悠之思唯託之夢寐不意廬兒

遠致惠書副以淸製二律寄意之厚有非偶然披復玩繹不翅面承良誨空谷聞跫之喜未足以喩此也纍弟數十年奔走風埃未有一分裨益於世道而坐見此百罹一言妄發徒速大僇不覺愧懼欲死唯是因譴得閒優游自在不可謂非幸而懶病已痼全無所事事此爲尤可愧也讀易之敎甚荷忠告之勤但念少日精力已不逮人而到今日覺衰減今之汲汲自勉以圖贖前愆者只在於切近工夫竊庶幾朱夫子所謂以敬補小學之闕而猶有日暮途遠之嘆如欲致力象數之學又非草草涉獵所可能未知何以

則可也並乞指導其方爲幸千萬書何可旣所冀獻
歲履道增重以副遠係力疾潦草統希崇諒

與朴和叔 癸亥

歊虐已甚伏惟令體履淸福昨月以來官冗倍劇苦
無須臾暇兼且身病家患敗頓撓汨實無餘力自致
於遠巷闃然至此未謝前枉之辱罪負之餘瞻悵實
多卽者得見日昨所進乞退之疏不覺愕然失圖繼
之以慚悚也顧此昏謬叨冒動輒乖宜使朝論不靖
物情大乖疏中砭切之語無非藥石唯當受以爲罪
不敢更有他辭而至於事爲論議之際不無異同可

否則亦豈有他哉記昔　孝廟初年先祖父與愼齋諸賢協輔新化旨意規模靡所不同愼齋所建請袞禮變通之議又係　國家大禮節而祖父以其古今異宜有所持難然彼此情意未嘗有一毫阻閡事過之後不復語及若未始有是事者不佞幼時竊識以爲先輩相與之道國事交濟之義固如是也今日所爭初不甚重大而畢竟未免爲睽乖之歸則吾輩之事豈非有愧於古人者耶然此亦鄙劣平素誠信未孚有以致之只有恒然自訟而已默而息乎深恐益致疑阻略暴腹心冀有以垂諒也適有忌故未獲趨

造以抒此多少尤增愧恨伏惟令恕察千萬不宣

與黃周卿 世楨 戊午

鐵龕禮說與迭書蓬山之事曾因洛下所傳微聞之而無由得其詳矣頃間有一士子自湖中來者略傳蓬山書往復說話槩如來諭而第聞所謂禮說作於甲寅秋間亦嘗迭示於尤齋尤齋以爲大體似好只點改若干字以還矣到今尤齋非斥其說之說盛行於京鄉及於鐵龕之耳故聞而大怒有此移書詬辱之舉云未知其間曲折果如傳者之言否也其說果作於甲寅秋則此在兄在湖鄉之日豈不曾有聞也

況尤齋之初則稱好從而非斥云者尤不近理俱未可知也無論曲折之如何此豈非士林之一大不幸而使人大慚處耶不但此也似聞以尤齋所撰魯西墓道文字大爲彼此疑阻之端尹門子弟向尤齋公肆詆罵或曰魯西在時規戒尤齋多有觸忤之言最爲尤齋所嚴憚故到今尤齋之薄於魯西專由於此或曰尤齋惡魯西之名出已上而爲此其所醜詆略無顧忌子仁中丞一人外無不皆然云傳之者非一可知其非虛言也尤齋之於魯西心事或有不相悉者則爲其子弟門生者以此爲痛悶分疏其本情未

爲不可而今乃惡言慢罵一至於此其所云云兩歎
語雖稍知自好者亦所深耻而不爲其忍以此加諸
尤齋耶且道德聲望自有公論非子弟門生所得以
私者所謂名出巳上云者果出於公論而可以服人
心耶槩觀近來世情他人固不暇論至於名爲尊慕
長者而實非誠心愛護之人其不推波助瀾者鮮矣
如鐵瓮長書眞所謂非意之橫逆尤齋亦無如彼何
答以一哂有何少損於道理而一種浮論之輩故爲
敷衍煽播隱然歸之於兩非之地此何心術此何義
理耶痛心痛心以此觀之今日之憂不在於顯吏而

在於蕭墻矣未知兄亦嘗聞此否心常慨惋而不曾開喙今於兄發之罪累之人齒舌益可怕切乞覽過即畀炎毋暫留也蓬山書中其人一款弟亦始聞而弁髦程朱之論滅倫悖理如此者固不可一二數人之無狀一何至此弟於昔年亦嘗相從情分之親密雖不及兄輩而到今有眼不識人之愧則寧有異耶蓬山書所謂學術之差可爲自警者誠然誠然王魏之不死不但程子定論爲然朱夫子亦曰只爲見得功利不知以義理處之來論只出於一時貪生之故云者可謂有見於此矣

與黃周卿

嚴霜早戒隨以風雨寒事已迫矣伏惟旅中將攝清廸弟游羿彀半年已絕北歸之望而忽聞臺議自停移配於鐵原益信行止尼使非人所能也金吾郎今明當到到即就途此來雖不得相還猶幸時接聲問以慰孤寂自此便成秦吳前期又渺然未涯回望雲海不覺銷魂古人所謂有情誰得免此者豈非實際語也仍念涪陵髭髮之勝固無以議爲至如清虛王定國一騷客耳十年瘴烟窟中面如紅玉不知何修而致此哉此誠吾輩所宜反求者敢以是爲高明誦

之以附古人贈處之誼焉臨行草草作此不暇一一都在神會

與崔善餘 世慶 戊午

今春看又暮矣離索之懷益覺難聊不意便中承覽惠札披豁欣寫何翅接淸範而展良晤也蓬山消息歲後漠然無聞承示良慰世事糾紛無所不有只當付之蒼蒼而朱夫子所謂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者誠今日吾儕之所當勉也此來閒寂無他所事不得不以書籍爲遣日之資而懶習已痼喪病悲憂又從而奪之荏苒數年依舊放倒頓無一分進益之功每誦

先聖朝聞夕死之訓不覺懍懍令承過情之教尤令人赧恧豈盛意欲發此以爲喚醒之地耶然其勉人如此則自勉之慥慥可推而知矣不任欽嘆相望落落無由資益於麗澤是可悵也千萬書何可旣來人忽忽旋歸草此不究惟冀倍加珍嗇以副馳往

與徐生鳳翊 戊午

崇朝之地再接寵翰於浹旬之間何異面承清論幸荷深矣仍想殘暑履用清裕尤慰瞻遡纍拙病軀當暑若遇勍敵摧敗萬狀而近又熱疹遍身上浸頭面久廢盥櫛作一蓬垢之形尤可苦也新粳領惠佩戢

但瘠虬旱餘登場幾何而能波及於人耶況此負累之蹤終歲無事而安坐食新念及粒粒之苦深有愧於伊川一蠧之戒也新秋風月不減黃岡而奈此默默幽居頓無江渚之興始覺坡仙清福非人人可企也千萬夜草不能究伏惟雅亮

與羅顯道仲輔 乙卯

歧路分攜自不免作惡此誠中人之常情也秋氣稍覺慘慄遠惟侍眷靜味勻勝生僅僅跋涉去廿八到配棲息粗定風土之佳果符前聞月出晴光常在几案間若使仍住於此不恨覊繫之久京國之遠也第

恐世人覺此俾不得飽喫惠州飯耳畿內歲惡如許
想前頭居大不易爲之係念非細千萬書何可旣只
糞凡百珍毖副此懸懸

答羅顯道仲輔

京洛音書之阻動涉旬月況驪江去京洛信宿之遠
耶今得惠書於懸企之中披慰覺一倍矣仍想陽復
侍眷增福尤用馳慰聞入大白探討而歸未知果得
福地於仇池小有天之間耶歲行盡矣紙窻竹屋靜
對靑燈此間佳趣可與坡翁爭霸而恨不得與僉賢
共之也李甥登第喜甚復元科名六十年來所初見

尤可喜也千萬曷旣竆陰加護

與羅顯道仲輔 丙辰

翼龍歸寓書未知幾日入案也新春亦已向半矣遠惟侍學康裕懸懸之思與日俱永北耗久不入耳不知有何交象亦未知彼蒼將何以範圍斯世也南梅遍開如雪而落落各天無由共此淸賞臨書神馳千萬加愛

答羅顯道

尺素亦久斷矣一春又向闌矣居然有目極千里之思手滋忽墮披寫此懷不可勝量第審仲輔所苦久

埶不廢未免就醫京洛爲之馳念不淺舍兄舊第竟不得保有回思東頭西頭之樂自不堪易主之感而所幸不歸於别人耳此間只以病懶送歲月餘無可言會於冀奴歸寓書聞其經月不到亦一恠事也到此慣見洛下人家奴輩之來者輒皆濡滯忘返若使此輩編配於此則雖至終身必無北歸之念矣好笑好笑乘忙草此只冀侍奉加衛

與羅顯道仲輔

南菊再逢北書不至杜陵詩語政爲今日準備也霜候日懵僉侍學想益勝向得仲輔手畢可想神氣蘇

旺殊可慰也但久未奉顯道書且聞奔走靡間尤爲
之馳係此間粗保粥飯生活意外飜空之浪已任之
矣先誌今始完就以呈其欲闡揚德美以效後死之
責者情豈有窮已而無如筆力不從心何鹵莽若此
第增汗顏唯在覽繹而進退之也千萬難旣忽忽草
此

答羅顯道 丁巳

改歲一倍馳想奴回收覽惠帖雖非新元消息慰懷
則不翅十分也此間粗守本分一餉　誤恩天所以
揶揄此罪漢也只付之夢中畫餅矣蓬鐵所爭未知

如何而聞之愕然可謂不幸之甚也但一邊之誕笑職由於士友間率口煽揚之咎也竊觀近來名爲尊慕長者而實少愛護之意有違於春秋爲賢者諱之義者多矣此誠吾輩之所宜相戒而愼焉者也如何如何千萬難悉都在神會

答羅顯道

木工與應奴歸續領前後惠書慰可知也仍想大歸上游侍學安適尤豈非可樂耶但聞問自此益疎濶每詠坡老詩長江昔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之句自不覺悵然也此間粗守隨分二字而第未知終

得保此境界否耳今日事唯有掃影滅跡塞耳塗目爲第一快活而此亦不可得謂之何哉仲輔志氣誠令人聳聽而恐不免貽憂高堂是不能無慮也適逢忙褫煩不能盡言只冀蒸溽以時加愛

答羅顯道 乙丑

便中敬承辱復憑諦邇間侍餘字履淸福慰瀉良至示諭辭意領悉近日鄙論之有咈於盛意固已自度矣然僕之不能爲左右猶左右之不能爲僕意見旣相逕庭則強爲分疏徒歸於爭訟莫如默而息乎而但氣勢充滿之語素不出於鄙口可訝亦可笑也至

於庚申年尼山小紙袖過之示看來極用驚惑小紙中辭意大致則果曾得聞盛諭矣若其所引栗谷八山一節曾未有聞而至於目見其全文則茫然不能省記左右必非譽言者僕雖無狀亦豈至於旣見而諱之也此必僕昏耗遺忘之致也設令其時果曾見之而無所可否到今提起紛紜非僕之所自創則恐不宜以前後異見致責之深也大抵鄙意則此事初不提起固善矣旣發之後則不得不歸之於妄發而一時之人必欲推之於盡善無失之地致令一種醜正之徒藉爲誣賢之嚆矢中外章甫四館臺閣便與

一畨人合而爲一項得湖南消息南中儒生之爲邪論者自聞此論公然聲言曰吾輩之所欲斥者栗谷削緇之說幸有公論發於尼山便是吾輩人唯當挾筴往事云云以此見之將來邪說之肆行可推以知此豈尹都憲之本意哉而其爲不幸則甚矣若此不已則將來之禍不止於追貶先賢而已爲世道慮者安得不爲距邪杜漸之舉哉區區本意不過如此實非爲擠陷尼山之計也然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今日彼此俱不離於堂下則只宜竢堂上人之公論或以竢百世可也恐不必呶呶爭辨以傷和氣

如何如何千萬紙盡不旣

答柳叅奉應壽 乙丑

日者雖荷枉過尚恨未穩承辱札就審清和齋況佳廸披慰難量僕病劣日甚尚未免勞攘私悶柰何園官無他職事山居閒靜便是儒士模樣可以無妨於進修之功矣但此身方在醉夢走作之中豈有警語之可相發者耶承諭反增恧然然來諭以終爲庸人爲懼朱夫子所謂卽此欲改之心便是能去之藥者高明已得之矣又何資於他山之石哉黃處士雖無一日之雅聞名則飽矣遽聞長逝爲之驚惜也兩

種山蔬領惠珍謝千萬不盡

答李喜朝 丁巳

此歲忽復暮春矣懸懸之思曷有其已前月惠墨迄玆披慰先誌文字固知疵纇非一而不能自見今蒙和叔兄一一摘示俾不至大謬良幸良幸所報録在別紙如有更商者不妨屢示也承諭貧冗有妨學業是固恒人之所不免而第朱夫子答或人在家袞袞工夫間斷之問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没得自家以此言之所患吾志不立不患家冗之妨功矣且朱夫子與輔漢卿書云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

利塲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吾之定乎內者苟能堅固則外境外物皆不足以爲吾患矣況賢靜居山澗之中無囂塵聲利之撓其與漢卿所處亦懸殊矣果能益堅其志隨時隨事不廢存省之功則雖不能趲程讀誦而如是積久豈無進益之效也纍拙此來閒寂實是數十年所未有書冊之外無他所事而精力已耗懶病且痼了無分寸新得近又疾疢交侵並與佔畢之業而抛却久矣每誦先聖朝聞夕死之訓不覺懔懔益覺從前虛度好光陰爲愧悔而所望於賢輩益不淺淺也千萬書何可旣只冀對

時珍齋

答李喜朝

中夏書披慰久未已夏盡秋且殷矣遠惟侍學益勝懸懸之思靡日有間也此間歇絶所鑠殆無不病之日薾然無復生意此亦任之而匝月之間三哭彊近之戚情事有不可聊遣奈何奈何近事不欲聞亦不欲言只仰彼蒼而已歲且大侵人皆凛凛有庚辛之憂況如賢素窮之家將何以卒歲也念之不能忘近日見讀何書而覺有進益之功否今日只此一事尚屬自家不以世道之汚隆而有所加損誠不容隕穫

而自沮豈非吾人之所宜相勉也且近來士子輩多未免橫渠所謂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之病固知賢之不效此而亦願加意而存戒也千萬只冀以時珍毖

答柳成運 辛酉

雨中忽披長書滿紙縷縷可見憂世之切而亦可知愛我之深也爲之感嘆多少所示無非格言高論而但以此責望於我則豈非過耶若使我能此則三年政堂已可見其成效矣既不能然則眞所謂黔驢技止此寧復有稱塞萬一之望耶唯自愧慄而已末端所諭儒布事略有曲折不可以書盡而恐來示亦有

所未詳也但今日弭災消怨之道莫急於救良此則人人能言之矣卽今良怨莫過於良役之偏苦因循百年巳到萬分難支之域雖使古聖賢當此時不救此弊終無以爲國其所以救之之策又不可以拱手空言而爲之必有所事然後可以救得一半而每有一事便否未及講而浮議巳先騰若是則雖有良法美政亦未如之何今之所欲行者雖未知其必得宜而若只以靜坐無爲爲今日救良之道則亦未知其如何也千萬只竢面究方有公事忽忽草此

答徐宗震 丙寅

旱炎彌酷奉奠孝履何似前者書來有所詢問而病昏中未卽報答追恨追恨以古禮考之父母偕喪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斬衰之麻與齊衰之麻兼服之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腰特留斬衰之帶卽輕者包重者特也此皆總論持重服之義也至於服父之服旣練則服母之服嫡孫之服祖母亦然蓋旣練之後則其服漸殺後喪之服反有重焉故服之如此參以禮意槩可見也旣有此明文則哀之今日所處當爲服齊無疑而但几筵未能如古禮之異几合設於一處同行朝夕之祀則服齊行祀果涉

未安於此似不得不服斬如何如何外客之爲後喪來弔者則服斬受弔亦恐非宜似當隨其所爲弔者而變著斬齊耳然素昧禮學只以臆度而對之如此幸博議於識禮之人而審處之俾勿有悔如何病暍昏倒潦草不具

答徐宗震丁卯

不意凶變同知令監奄忽捐館承訃驚怛不能自已仍想哀巨創之中又遭重哀孝思摧裂益復何堪頃承哀札愧荷無已所詢變禮平日素蔑講究之功何敢妄爲之說第以禮經及先正所論見之禮云父母

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云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祖父母喪則比之昆弟固重而然禮曰三年之喪既頴其練祥皆行註云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喪其後喪既虞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沙溪先生亦云以禮經諸說推之三年喪則既頴得爲練祥自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行祥禫不須待服盡也所謂擇日云者練祥之日在於未殯之前則別爲擇日也祖父母喪雖重比之三年喪則有間既曰自期以下則殯後異宮之諸孫爲父母行練祥恐無不可而莫重疑

禮不敢以臆見自斷幸質於識禮之人且詢士夫家已行之例參商審處之如何如何餘竢躬進姑不具

答朴重繪 己巳

講服華問不日月矣一見之願不但爲先故之誼南來之路謂有邂逅之便而竟至乖違迄玆耿耿若有所失不意柳斯文行遠辱書問寄意鄭重感感佩盛誼言不可盡諭也鄙拙之於先大人雖過從未洽而若其慕用之私則實藏之中心矣秋原班荊之會怳若昨日事而十年之間世道人事嬗變至此向者行過仙庄實不勝九原難作之感今承諭及尤爲之哽愴

也此間食息苟保而外面火色日急朝夕不可知只得任之而已荀子之言曰弟子勉學天不忘也今日所望於諸賢者惟在於此所冀倍加珍毖以副嚮望千萬忽忽不盡

答集兒 壬寅

昨今撥便連見廿三廿四書知侍奉穩過深慰深慰余今到宣川再明當抵龍灣耳黃教官不知何許人而人物文學亦如何云耶若是善誨之人則往學何妨但自前汝等往來教官家不爲勤讀但與諸兒輩結黨游戲有大害而無小益今又如是則莫如在家

靜坐之爲愈雖或徃學切勿如是可也况汝今已加冠娶妻與前日兒時有異尤不可追逐羣兒以駭觀瞻慎之慎之且作書之時若不至太忙則以楷字精書勿爲雜草至可至可餘望過歲安吉以慰遠念

答集協

前後每見汝等書多有怱怱之意已知其奔走遊戲不能從容作書矣似聞汝等終日出遊全廢書冊云前者書中勿爲冒寒浪遊之意果安在哉此必汝等以余遠出爲幸乘時遊挐不念余遠慮之意此乃不知事父之道也余雖遠出汝母在焉而不從教訓則

此乃不知事母之道也人而不知父母其可謂之人乎汝等雖不知父母父母爲子之心不得不憂慮汝等之勤學成人固不可望而當此嚴寒追逐雜類日夜遊戲必生大病大病若生則余與汝母之憂慮當如何耶今日所望只在於勿爲遊嬉而已學與不學有不暇論也黄教官家亦勿往學可也

答兒輩 癸卯

即見廿六書爲慰未知新歲安否如何戀慮戀慮余客裏過歲僅得無事明明客行越江後當即廻程耳歲已新矣汝輩人物學業亦能日新勿爲浪遊以貽

父母之憂則新年大慶豈過於此哉餘忙不一

答集兒

今日撥便得見汝等初一初二書知新年侍奉安過深慰戀懷余今到安州明向順安而前路尚遠可悶可悶今見汝等書有惶恐知罪之意可喜可喜前日所責亦出於愛汝等之意若能因此動念勿爲遊惰則余心之喜當復如何黃教官果能善誨則汝輩勿與雜類追逐浪遊專意受學勤讀不輟可也余意亦非欲其勿爲學書也只恐其學未專而害益甚故也汝輩詩章見之爲喜卽爲和送矣餘不一

答兒輩 乙巳

即見廿二廿三書知集病已差覔家移寓深慰欝慮之懷余僅僅支遣而去夜雷雨大作假家湫濕苦況萬狀可悶可悶汝輩近日做何工夫耶科期只隔數月而一向浪遊豈非可悶之甚耶雖不能受學而前日所讀李白唐詩勤勤熟讀逐日作詩習字則可見長進之效須惜分陰切去怠惰之習至可至可余今遠出離兒之追逐必倍於前古人事親之道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何可以父母之不見不聞而不自敬謹乎戒之戒之

與兒輩 戊申

祖父母喪以禮言之則朞服未盡之前所當常著布巾而旣不長在喪側則勢有所不能如此者故余輩曾於先祖考服中在家之日亦著漆冠矣然孔子吊於人猶不玄冠以此言之則出入廬次之時則似不可著玄冠汝輩在家則著冠來此則著笠麤草笠似宜矣

答集兒 丙寅

見書爲慰余病狀夜來一樣而揀擇果定於青陽從子昌國家今朝自 內有所通報此間驚愕何可言何可

言今日此舉旣爲　宗社大計雖他家女子明知其有病則身爲大臣不容無言況此兒宿患之外腹病血病極非輕令若不先陳暴其實狀則日後雖被重譴亦無以自解矣設令終未回　天聽在吾輩道理不得不如此故卽將舁疾詣　闕以爲請對力陳之計而必致添傷種種悶嘆餘不一一

與集兒

今日蒸熱轉酷何以經過爲念明日疏決仲氏及余當入侍承旨昌協亦以該房入侍而汝又以玉堂同入則一家父子兄弟聯翩　前席實非私分所安不覺

兢兢若無推移之勢則固無奈何矣同僚如有替入之人則須通議善處如何玆以委布夜深不必回答也

答集兒 丁卯

阻音有日戀鬱殊切奴來見書知合衙安過甚慰甚慰催科不但最爲官吏之勞實是官家第一大政緩急難以得中於此一有得失而民之休戚毁譽係之不可不審愼也此處僅支大成 昌協 幸得淸風自此蹤跡可以少安而只以稍遠爲悵耳餘不一只冀愼護

寄集兒 戊辰

夜來安否如何感冒得已和解否馳念馳念余昨夕
出來姑免大段添傷矣初欲留此一二日而恐有意
外難處之端玆以仍向舊棲以爲安頓之計而念及
國事中夜不寐萬事灰心深願汝輩亦脫去華貫
得尋遂初賦耳餘忙不一

寄集兒

朝承仲氏下書以爲今番　敦勉異於他事自上
旣以追悔洞釋爲教申申勤至則一向撕捱尤有所
皇恐若終始違　命則在下分義亦有慼懟之嫌恐
益難處左台及諸議亦或如此云去就旣有素定且

人之所見各不一有難適從不必以外言有所撓改而但仲氏書中慫慂之嫌一欵亦不無動心者揆以分義道理亦果如何雖有作退作進之嫌義理有不可不進則姑就近郊陳情而退亦何難哉余意則今此進詣中路以病陳疏而歸亦出於不敢晏然退伏之意且今則病勢如此實無前進之路他不必論而去就之義有未能明審灼見或書通於閔承宣俾之稟議於其大爺如或親拜閔台試爲問議如何在此陳疏之後欲留待　批下然後退歸而以此病狀一日留此極可悶恐難仍留此亦未知如何也病中百

慮嬰懷禍福固已任之而自處之義恐未免差失玆
以及之耳

答集兒

連見兩書知無事爲慰余昨暮還寓而十餘里觸寒猶未免添傷咳喘達夜苦苦外感亦未解恐至彌留可悶示意具悉余之本意則固如汝前書所示矣今聞閔台意見如許可謂委曲得中恨不及早與商確也然今番之行則前進仍住誠有兩難其勢固不得不退歸而前頭又有一節若趂　國葬發引前旬間進詣近郊上疏陳情而退則此與無端更進有異而

自　上亦可以下獨今番徑歸之爲實病也且向日出來時所留之疏雖以當退之義歷擧陳達而自　上視以爲專由於今番之事若終始不進則　上意必以爲終不釋然於今番之事前頭去就恐益難處若一番請近陳疏則可以明其本情而日後自處亦有餘地未知果如何但其前病若未差則無如之何亦當觀疏　批辭旨而量處之耳餘姑不一

答集兒　己巳

再昨到德坪因次石之來見初二書到天安龍奴傳初三書昨夕敦府郞廳之來又見初四書知無事爲

慰時事變幻於俄頃之間天也謂之何哉此後燎原之勢罔知所屆一身死生禍福猶是餘事奈何奈何余氣力一向澌頓不能趲程而此時遲留途間亦涉不安昨自天安疾馳來宿振威病憊益覺難支今晚欲向龍仁明間當抵宮村耳復 命後出郊之計余亦思之如此矣今觀臺啓必有次及之事此時觸犯火色晏然入城亦恐難便欲到東郊以病陳疏以爲觀勢前却之計未知如何也如有逋報之事明日送人于宮村爲佳龍奴先歸困倒不一

答協兒 己酉

即見書爲慰再明謝　恩時及十三謁聖時必須先詣壯元家一時隨往爲可近來此風漸替亦可以觀世變勿循弊習　大庭放榜之儀即同初見　君父之日步趨拜起之際加意詳愼至佳至佳餘忙不具

寄協兒 丁卯

昨於扈廳房子之歸付書見否昨夕水閣便見書知無事爲慰此處僅遣而昨日疏　批此前頗有開釋之意此必由於右台所達而然也意外又有進詣陵下之　别諭史官踵至不敢復以情跡爲辭以病劇難動之意仰對矣今曉仲氏馳書委敎以爲曾在

先朝洪相被論在郊外而適當溫幸 先王命詣
行宮洪爺不得已隨往 還宮時落後留江外今此
諭旨不可不承 陵所異於城中姑爲進詣 還
宮時或以病陳疏落留似爲得中云昨夕史官之廻
旣以病未承 命之意附達雖欲依此爲之今無可
及而且聞今番 敦諭蓋因李判府事召赴 陵所
之擧知申陳達請在外諸大臣一體 諭召致有此
擧云此與 先朝洪相事亦或差異矣且連日施灸
之餘氣甚憊茶臂脚痺疼觸寒有加今此病狀亦無
出脚之勢奈何但 諭召頻繁史官交道已極悚蹙

不安而此後　敦勉不但已則展轉狼狽漸入難處之境極可悶也餘忙不一

寄協兒

余之去就到今更無難處之端還可幸也而朞月之間朝著一新此後自當有次第布置整頓之事未知終至於何境而後已也聞畿伯往見領相極言　國事之日危請以至公處事且言權持事是非之不可不明答以吾亦非不知其是非而恐落於一偏不敢有所言云自古安有不辨是非邪正而能爲國家之理乎當　國大臣之意如此則　國家將安所恃乎

戩伯聞此寒心而歸以爲無可奈何云矣

寄翕兒 乙丑

頃因斧壞便得廿八書爲慰第聞轉入楓嶽音問益無憑思念難盡言也汝之謝棄諸緣入峽久留本意只在於就靜養病則凡係疲形敝神之事一切倚閣可也似聞諸少隨入者甚衆應接之煩可想也燔尾鳩工又有構舍之役則營度之勞亦必不貲矣今又被人牽挽陟險探幽雖曰旣往之後聊欲優游一處毋徒疲走於登頓而想其事勢有未易如意則安保其得免傷損也若是則恐與初計相左何其能剛决

於辭家之日而不能割斷於傍人之掣肘耶古人有言山樓雖勝事稍有係戀則亦市朝杯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狴牢徇人之害豈獨杯酒爲然也若免致傷生病而遄返舊巢則亦幸矣此間大都如昨多少憂病倥傯之狀不欲煩傳於遠外以亂其意也應奴有事追往草此不盡只冀愼護

答翁兒丁卯

東郊分路後累日無聞戀鬱殊切金慶立來見書知無事爲慰余姑寓栗北新舍棲息安穩大歸之所以平康家齟齬不堪過冬勢將姑就淸城亭舍留泊耳

示意具悉此亦似然矣而但若有吾廬之可歸則他固不論旣不能然而借寓他家則東西遠近亦不必甚拘來此之後卽承　別諭旣以歸死松楸爲對旋又他遷亦涉不便目前之計姑欲無遠墓下前頭洞陰新屋稍得修繕則自此移就亦未晚也且觀時勢未定所底況余處地非如他人無論遠近深淺恐難望其安頓晦翁所謂告訐之門旣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晩矣者豈非眞切語也汝亦姑爲苟完過冬之計以便往來省覲待開春觀勢敀圖似宜如何如何餘不一

答翕兒 戊辰

見書知入城爲慰余歸棲就溫調息得宜外感頗解而咳喘劇歇無常夜則尤妨寢睡是可悶也示意具悉削跡斂避余意本自如此今之欲進近郊非有他意東郊留疏所陳當退之義縷縷歷舉者雖是素定於心久欲上陳者而適在於因近事去 朝之日故自 上視以爲專由於問目一事勢固然也前後諭旨旣以追悔洞釋爲教不翅申複雖交際之間得其悔謝而猶且介執其於人事何如也雖每以前事爲自解之地終無見信之理此後去就轉益難處無

寧赴　國葬進詣郊外略申分義更暴前後情勢仍隨　廞衛到　陵下過大葬後更尋初服則設令此後　敦迫之舉相尋而自處之道綽然有裕豈有僕僕趨　命之慮也其所定計不過如此也餘姑不一

答業兒 丙辰

前後便中連見初八初十十二三度書且因應奴口傳細悉合家安過慰不可量示意具悉卽今時議以不赴科爲一罪案若無端不赴則固不免致人之疑而余方在投荒之中汝輩之不敢入場屋義所當然雖有疑謗之者有辭可諉顧何患也然爲士子之道

固當利其器以待其時不可以卽今不赴擧而遂輟其學業也况士之讀書勤學豈專爲科擧而已耶昔年先祖考在雪窖書教吾兄弟有曰讀書非必爲科第也人而不學有同面墻爾輩勉之此誠今日汝等之所宜勉也念之毋忽適因郡便忙不一一只冀凡百愼旃

寄業兒 丁巳

汝近日見讀何書而能勤而不輟否爲士者無論學問文章必先讀經書以立根基然後可以用之有餘矣汝於經書不讀者尚多如史記外家諸書則無時

不可讀而至於經書非早讀難可得力汝亦今已晩矣失今不勤後且無及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又次讀詩書中庸而必以百遍爲限論孟中一書及詩書則比他倍讀尤好曾聞先輩之言庸學則以士爲名者無不恒誦如朝夕飮食之在口云其篤志可法也歲月如川之流一徃而不復勉之勉之

寄業兒

程子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書札猶然況其他乎汝於繪事好著成癖每慮其有妨於學業矣盖一以此

得名之後則一家之間或被强迫而亦不得辭勢固然矣近聞汝以摹畫之役無暇讀書數月之內將未易斷手云此固汝自取而亦非細慮也今後則一切放下勿復留意於此事唯以讀書作文爲業而人有强請者以家庭有教不敢犯戒之意峻辭謝却雖一家父兄之所教亦以此意委曲開陳則必不以爲非矣即今所摹畫未知何摞畫而多至數本云如已始役則其中一二本完畢以送此後則斷然廢却如以一刀斷割至佳至佳

寄業兒

汝今年讀何書聞汝汨於家冗病憂不能專意學業勢固然矣而此非細憂也汝之文理猶未大達而年歲駸駸將踰二十矣學業一過其時則老大之悔亦將何及此誠反顧瞿然處也緝兒文理頗進而製述之功尚闕汝須與緝兒同處於汝家或本家册房與共做學或讀或製兼以資益於汝兒至佳至佳且緝也不可使長處妻家汝若與之同處則彼此豈不兩便也余之此言非偶然須勿泛聽依此爲之以副余千里外眷眷之望也

與業兒 甲子

汝之今日之舉實非平日所料初旣錯誤以至此境豈有善後合宜之道乎良可咄咄余之書意非欲其暗然託故出來也欲其以余意明言於疏廳諸人而出來也且見疏草其遣辭主意大與余見有異如此則雖隨參不可爲也疏中辭意無侵逼於魯西雖其攻小尹之辭唯以明是非爲主而毋甚乖激可也今此疏辭大異於是余曾於 榻前以崔愼疏中論魯西事輕加評議爲妄率而觀此草本其所云云不止如崔疏所論則汝之參此疏尤豈非未安之甚乎今雖删節其文字必不能終歸於平正況多士之論必

無一一曲從之理莫如初不當之之爲得也余意如
此更加恩量而審處之至佳至佳

答業兒戊辰

別紙所問雖未能詳知婦見之禮以見舅姑爲重豈
有獻幣於祖父母而不獻於舅姑之理乎古者見尊
者必有贄不但祖父母雖如伯叔父母皆可獻贄也
並獻祖父母與舅姑則可也不獻舅姑則決知其不
可矣昌城旣與後夫人並坐受贄則謁廟時雖不用
贄恐無不可也然世俗於舅姑之有父母者祖父母
則只行拜禮而不獻幣者類多有之恐不至害義閔

台家所行亦必有據依此行之似可矣

上伯氏 己巳

前承十一日下書又於室人行伏見寒食日下書仍審過祀入城起居粗安仰慰仰慰弟姑得免恙而闔層加之論朝夕必發此固所已料者萬事在天只得順受而已尚復何言嗟是落落參商無由弄面相訣此爲悽黯奈何奈何蓬山消息益復渺然念之只增於邑金骨山録曾有謄本而未及取來蒙此録示破寂爲幸其山去郡不甚遠在島中巖巒稍可觀而所謂三窟極其危絶難以轉足云罪跡雖不如此衰年

病脚實無致身之望矣餘祈若序萬衛以副懸慕之懐千萬不備伏惟下鑒巳巳閏月初三日

上伯氏

頃承廿一日下書卽於歸便上答矣想未及傳至也信後起居復何如仰慕無巳業協來時十七十九兩度下書亦得承覽迨極仰慰弟姑保食息而加論之發巳過旬日未聞處分之如何殊覺鬱鬱自念人事巳極時勢至此一死自是早晚事固無可恨而惟其履盛不止求退不遂終至蹈此禍機上忝先訓下負素心慚痛莫追謂之何哉蓬山消息近又有聞否迎

日已得還洛耶馳慮難勝千萬忽忽不備只祝向熱
合候萬吉己巳四月初三日

上伯氏告訣

今日之禍固所自料人事已極一死亦復何恨而不
得更拜告訣蓬山則益渺然死生不相聞此爲恨結
耳直姪及到得承手翰稍慰此懷後事雖不必關念
而諸兒皆病弱恐難保全扶護病母返葬故山實無
可望凡事唯在指揮而敎戒之耳千萬只祝倍加珍
衛草草不備伏惟下鑒己巳四月初五日夜

上仲氏告訣

弟之今日一死固所自料人事已極亦復何恨而東南渺若異國不得更拜告訣一心恨結唯在此耳自念平生本少宦情而惟其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上負先訓下乖初心慚痛莫及謂之何哉諸兒皆病孱且其病毋萬無一生之理絕海之外去留俱難不得不關念而伯氏與兄主各處涯角凡事無以仰禀指導奈何奈何玆以一書仰訣只祝千萬珍衛以副泉下之望草草不備伏惟下鑒己巳四月初五日夜

寄訣李甥世白李甥濡

俺一死自是早晚事人事已極無復可恨而 國恩未報終陷大僇此爲慚痛耳相望渺然不得與令輩面訣耿結奈何諸兒皆病弱扶護病母返櫬故山恐不可望凡事令輩必盡情顧護如我在時唯此之恃耳餘冀珍愛草草不盡已已四月八日

洪甥昆季纔已有書令之諸季及宋甥處未及各書可遞照此紙也

寄訣李壻涉

俺之今日一死固已自分人事已極無復可恨而與君相別隔年不得更面以訣此爲耿結耳前後三書

俱得見稍慰亡女後事託在君家凡事君必盡情何
待吾言也死而有知未知果能相隨於泉壤少洩十
年慟毒之懷否耶千萬草草不盡只冀珍愛而已已
巳四月初六日

亡女表石曾已伐取於淸風輸下德淵江邊因文
字未就不及鑱刻矣須與兒輩相議早晩得便營
立是望是望

文谷集卷之二十八終

右先府君文集不肖兄弟所共删定詩凡一千三十首文凡四百七十七首總二十八卷府君諱壽恒字久之安東人文谷其號也以崇禎二年己巳生十八魁司馬二十三魁 謁聖文科際遇 孝廟遍歷清華二十八中重試第二人陞通政三十一嘉善三十四典文衡遂陞宗伯明年拜冢宰後又再典文衡四十四入相 顯廟昇遐受 顧命逮 今上乙卯羣小誣悖 東朝上章極論竄靈巖戊午移鐵原庚申更化起謫中拜領議政丁卯釋位遜荒己巳禍作受後 命卒于珍島謫所後六年甲戌復官 賜祭此

府君平生始卒也府君少學于祖考文正公清陰先生文正公每賞其製作以爲善發題旨成童時聞李玄洲昭漢舟遊渼湖爲近體詩以獻玄洲大驚歎贈筆墨以奬之又作嗚呼島詩質于大學士澤堂李公澤堂尤稱善顧謂其客曰此非近世習科體者所能爲也又於預試取以置冠首呼前謂曰觀所爲詩迥脫時俗科臼可賞宜更肆力爲古歌詩他日又亟稱於人曰明年司馬試須得此子爲壯元可洗科場之陋已而竟如其言及登第選湖堂蔡湖洲裕後實以大學士提衡而特推府君爲首每課試諸學士詩獨

賞府君作稱爲主文手俞市南棨亦稱其詩出入唐宋自然不可及此又府君文章所見奬於家庭若詞苑諸名公者然也然府君雅自視歉然至禍變日不肖等試語及文集事則曰吾才本凡短又讀書甚少所述作曾不滿意何足存録然汝輩如不忍泯棄則宜自删定以藏于家亦不必假之人也既又曰凡文集宜少不宜多我東諸家之籍唯石洲集爲精此盖澤堂所删定也不肖等謹受而識之不敢忘今於遺集之編詩删者十之六文半之務從簡約以遵遺旨然尚懼鑑識不明去取乖舛以重不孝之罪唯此爲

蕆蕆焉爾編次既定患無力剞劂會不肖昌集受
命居留江都粗得拮据取芸館活字印出若干本不
肖昌協謹略述府君始終大致與平日所聞先輩緒
論一二識于簡末後有君子得以考焉時崇禎紀元
之七十二年巳卯十二月甲午泣血謹書

先集既印出若干本行於世矣尚慮板刻不存無
以爲久遠計今者安侯世徵出宰靈光亟取以入
梓按使韓公聖佑樂聞而助其役未及半年工已
告訖不朽之圖於是而益無憾矣安侯於此初不
待屬託而輒慨然以爲己任其意既甚盛而功役

之敏速又如此尤可見其致力之勤也集中詩文視前本略有增删詩增者五首删者四首今一千三十一首文增者一首删者四首合四百七十四首云歲壬午閏月戊申不肖孤昌協謹書

年分冬

川十